金壘子

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史稱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遂用之。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

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今按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廼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併其國號亦同矣。宇宙間變化紛綸。何事蔑有。獨以紀年之號。必求前代所無。不惑也夫

石林燕語。記劉溫叟父名岳。岳卒。溫叟終身不聽樂。

亦何俟此

今攷史本傳。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溫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爲母壽。侯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傷累日。不忍見溫叟。援此雖溫叟家不廢樂。謂終身不聽樂非也。且溫叟之內行淳至。亦何俟此耶。公孫几領太常定雅樂。而黃氏日抄遂譏以爲其祖不聽孫廼喜言

文清之言足破萬世之惑

樂。尤非也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今按史本傳。普初年與帝相失。屏居洛陽。及入朝。

上書自陳預聞昭憲太后。及太祖顧託之事。帝益感悟。召見慰諭。不久柴與錫趙鎔等。遂告秦王陰謀。帝召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秦王果得罪死及普疾篤。先是遣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知果太師。次女名志英。號知圓太師。雖不能明言與太宗締搆陰謀。欲盡害

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

諸王萬年大統獨歸子孫之意及其它始末曲折。然大槩可見矣

宋吳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年八十八卒。蓋終于位也。初有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年七十致仕。年七十致仕。猶以爲異。至動色相戒。彼武人貪昧。宜爾矣。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諷

祚求致仕。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游
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梃
將擊之。親戚勸諭趣止。身爲防禦使。子作宰相。是
亦不可以止乎。王嗣宗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
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眞宗勅其休致。又遣親屬
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
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嗟夫。此一事未
能免物議。它又何問。嗣宗之見人瞭矣。惜其不能
自克也。吾輩亦不知忿王嗣宗。未知究竟何如。年高

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三誦白傅之詩。廼知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良可畏也。李白洲刑侍。嘗以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詠行路人寄興曰。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逐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君只如前後亦嗔。吁前人而妨賢人路。宜不免於後人之嗔矣。後人嗔之而不知戒之。是使後人而復嗔前人也

小臣妄言不罪

宋太宗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幃中事。內庭

太宗盛德有愧乃見

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太宗曰。朕昔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後宮止充役三百人。疏遠小臣尚言之。以疏遠小臣妄言宮闈事。天子不罪。皆盛世事。李昉何遽有斯奏哉。尋載趙清獻公奏議

宋刁衍嘗上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今自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按隋盧思道亦嘗言殿廷非責罰之所。士大夫

宋世守令以格外行

之咎罪當贖。即得此論。自唐以來。襲弊承陋。至宋藝祖始用仁厚立國。以禮義待士大夫。故史稱其辱罵不及於公卿。鞭笞不行於殿陛。為一代法。此太平興國時也。去藝祖亡幾。而行有此疏。則太宗之盛德。有愧於藝祖者多矣

張詠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呂公弼從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嘗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

而後斬之。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然上卒能容之。於以見古者馭守令之寛。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之士。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　國初定律。凡在外各衙門。吏典祇候禁子。有犯死罪。從各衙門長官鞫問明白。不須申禀。依律取决。然後具由申報本管上司。轉達刑部奏聞知會。然罪固止於應殺。非若小吏營卒所犯。止合杖者也。今則守令之權漸奪。自笞十至杖百。厪得專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月始得行。則

忠定 清獻 未見 剛制

文案益繁。而姦犴之濟辭亦多矣

夢竹談藪云。鄭宗聞紀聞云。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給濟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於是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皆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曰。頭上杏花眞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悅。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

人速之。旋又止之。老兵自愼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它日置酒。公猶卻此妓。使勿進。 元肖云。此說未然。某向見郭持正言。卻有理。張帥蜀時。新有變。爲帥守者。不許將家之官。擇處子十人。執浣濯紉絍之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爲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即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

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請見求庇覆矣公又久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廼呼語吏云適聞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余謂此皆流俗所傳恐不得實忠定清獻而未免剛制它人獨奈何哉慶朔堂前手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得成離

恨只託春風勾管來此范文正公自饒州移潤后以詩貽魏介之也初公守饒州乃於州圃之北偏刱一堂額曰慶朔以儀古諸侯藏朔之義而且親植花卉欄爲二壇既移潤而心不能忘是以作詩而紀之其本事如此而後之人覩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刋於石壁者亡慮數十家中有王人當日留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之句蓋屬公詩意也見公鄱陽遺事甚明自而會見一書乃言公於饒樂籍中有所屬其去也以詩遺

魏而乞之。此與他書所載趙清獻挈青城一妓以迯者何異。小人不難於以筆舌汚人而亦波及二公所謂瀆穢太清者。不甚乎

孔殷甫野史趙閱道爲青城宰。嘗私倖一樂妓及官滿挾以迯爲縣尉所追奪。悵恨久之。又因與其妻忿爭感志云云

世人評詩好穿鑿附會

世人評詩。好穿鑿傅會。不信心而信耳。甚可怪也。宋寇萊公令巴東時。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此分明用韋應物詩野渡無人舟自橫一句。乃演七

魁選滙字錦用名壁取胃位

字爲十字耳。而評者云。已是安排舉相事業。然則韋詩局云耳。程明道郊行即事云。莫辭酒盞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此融合老杜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盖約四句爲兩句。而評者云。有浴沂風雩之趣。然茂以謂杜詩者。因其人傳會一至是耶

天旱。太宗駕過館。詢所以致旱之由。衆皆莫對。寇準獨言天旱刑罰偏頗所致。太宗怒不荅。已復召問。

準請面召兩府及至因極言參政王沔庇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得不死太宗顧問沔沔頓首伏罪沔罷準遂大用宋史以準傳書之蓋著準之剛直敢言太宗善用言也至宋白傳亦載此事迺言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沔既以面伏罪準言不虛準職非諫官御史因問而對攄寫忠憤頗亦近徼明主咨嗟直言躐至大用然豈準之本謀耶此語或出宋氏家狀史因而不改然準太平興國五年蘇易簡下進士是歲宋白以禮部侍郎知貢舉世

所謂主司也汚妻白女弟準復言自家用黄金器蓋暨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濟碑得塗金器非黄金器因汚及白以門生攻主司又非其實準不爲無過矣楊徽之者清介純篤士也尚名教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曰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趨競禮俗浸薄史稱爲名言云然則準不幸以訟受服受爵不讓盡自有以致之老成名言森然法度殊可畏也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

世多厚誣寇萊公

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者。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乎。按萊公立朝事君。平生大業。發軔此言。觀此則世所傳公與日欲變鬚髮。趣取宰相。服地黃蘆菔先者。妄矣。自警編。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産。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輒命補葺。處士魏野贈

詩有無地起樓臺之頌。觀此則世所傳鄧州花燭燭名著天下。相傳云是寇公燭法。公嘗知鄧州。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燕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者。此或亦公麤豪少檢一事之失。恐非所以槩其平生也。晁氏曰。或云公在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朱能為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明其不然。曰。畧知如是。丁謂拂鬚。足以悅之矣。司馬溫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公歿後。子孫丐於

唐肅與丁晉公為益友

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由此觀之則世之厚誣萊公多矣

唐肅待制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為益友後居水櫃街宅相對及丁將有瑚譴之命唐遷居州北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即大拜數與往還事涉倚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材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百官宜其及也見李畋該聞録肅識慮過寇萊公諸人遠矣宋史傳止載其與

孫何丁謂曾啇濟。𤄊不載此事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脫脫宋史傳梁顥雍熙二年進士甲科歷端拱淳化至道咸平至景德元年凡二十二年而權知開封府夏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則顥登第年七十一也遯齋閒覽載顥登第謝上表云皓首窮經少伏

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訛為八十二。又云任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而容齋四筆則又謂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甲科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病卒年四十二黃氏曰梁亦然則溯其登第之年才二十二耳備列史臣論贊謂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兩人皆及見當代國史不誣而老秀巖心傳朝野雜記亦載宋一代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曰梁內翰顥年二十二正與洪黃兩人

所記同。皆宋人記宋事。無可疑者。近世程敏政學

士題梁顥墓詩。乃有四十登科五十亡之句。弁敘

其年四十四登第。官至秘書監。年五十餘卒。若載

宋史。則不知學士所見是何宋史也。禮九十曰耄。

京府務殷於百司。顥以望期倦勤之年。恬然居之。

至於澌盡盪謝。而猶曰暴病卒。脫脫史亡足據者

甚。況稗官野史乎。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

宋庠馮京。予按宋世科舉初以秋取解。春集禮部

考試合格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其後以李昉知貢舉黎取武濟川等太祖別加殿試始與省試名次互有升降是爲三試終宋不改其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者廼惟王曾一人宋庠初以名郊試開封第一禮部試第二郊第祁第一故事天子諒闇則罷殿試就用禮部第一人爲榜首時眞宗崩章獻太后臨朝遂不復殿試而以弟不可先兄詔易郊第一貢祁第十馮京鄉貢禮部皆第一廷試第二仁和沈遘第一時遘已由父蔭爲齋郎大

臣謂有官不宜先諸生。廼退遘而擢京第一。則庠京三元亦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自開封禮部皆第一。真宗初立不復廷試就爲第一。鄭獬袁解取解省試殿試皆第一。謂之三元楊寘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天子臨軒啟封見寘名對輔臣喜動於色遂擢第一。初授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贈寘作龍首山人寘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則寘且四試皆第一。張綱政和

中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言祖宗有三元及綱四元克公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殿合格次升補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則綱且五試皆第一惟寘夭名位不升耳孫漢公鄭獬官止侍從綱雖為宋名臣迄不至相曾庠皆位宰相馮京執政史是以錄謂宋世三元止是三人者不攷也僅事見朝野雜記文獻通考獬見石林避暑錄寘見史本傳綱見坦齋筆衡 按李心傳朝野雜記謂

宋世狀元年三十以下二十八人內沈內翰遘年二十又記祖孫狀元者一家沈遘遘孫晦遘雖由第一抑置第二當時不謂之非狀元也文獻通考天聖二年進士二百人而省元吳感狀元宋郊山堂考索亦稱天聖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初郊與其弟祁居太學已著名至是禮部奏郊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迺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禮部初奏名祁第三豈第一人果吳感耶考索據宋

宋世祖孫父子兄弟狀元六家

張忠定詠嘗謂吾榜中得人[illegible]

朝會要宜不妄也、

雜記記宋世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去華子師德。安德裕、德裕子守亮。梁顥、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遘、遘孫晦。兄弟狀元二家。陳堯佐、堯叟。孫僅、孫何。皆本朝所未有。古今詩話云：孫給事僅、僅孫暨，則僅暨亦祖孫狀元。

宋太平興國五年，放蘇易簡等進士一百二十有一人。是年張忠定詠名在甲科，而公嘗謂吾榜中得人甚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量，鎮

服天下無如王公而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冠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既盛自誇其榜中得人又自以身爲榜中得人數其質直不自撫如此且其品隲皆確論也當時榜中若蘇公易簡向文簡敏中馬忠肅亮宋忠定湜晁文元迥皆卓然一代名臣若謝泌之端直王礪之孝謹又雜出于他傳皆復不與則其榜得人之多益又可徵矣易簡下第二人爲李若拙而史載其誕妄少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眼又

本朝分三卷取士昉此

以微得人果不在高科也

王氏揮麈錄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於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亦祖宗遺意也按 本朝分南北中三卷取士議實昉此

張師德 王旦所惜

宋張師德兩及相門爲王旦所惜後世稱躁競者堅然歸之矣近攷史傳稱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

張師德不爲王曾

嘗時相頗不悅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公於官所謂時相豈亘耶則是師德方以簡伉得罪與乎前聞矣

澠水燕談又稱王沂公當國求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曾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辭曾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曾屢諷之張意遠曾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謝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曾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謂魏

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相見

公爲沂公向文簡爲魯簡肅蓋誤然觀此則是張果以一不見王公爲王公所望官久次不進及文簡屢以王意諷張張始不得已緣職事一往王遂拒不見而以此實其口官竟不遷王廉人之節足謂險諂而張亦守道不殺爲人所陷是誠可惜也

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不許私相見蓋冀聞異同之言以廓公正之路塞黨蔽之源其意甚善故當其時御史趙抃論劾以宰相陳執中而范鎮知諫院乃力與之爭抃遂黜鎮至以爲可斬諫議大夫[illegible]

請祖述王安石巳詔牓朝堂爲侍御史李光所繳右正言翟𩀌繼復擊之𩀌又漸同官不止如莊簡徒以彼此事守相聯而已吁咈之風蹇諤之節此乎見矣　本朝御史臺如舊而官不以諫名廼黜移其職於給事中謂之六科十三道嘉靖初宰相嘗建言許兩項官互相糾劾今不復然矣

石林燕語記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以

參知政事錢惟演以樞副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賓客以下雙日五陪侍講從之蓋君其官則思任其事稱其職丁謂馮拯知之而況餘人乎元世祖二年以姚樞爲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其不欲虛受人官職猶謂等意也而直氣勁節繫情元良計培國本誼凜然矣今自莊敬薨逝東宮虛位且二十餘年師傅保以東宮列銜殆徧於閣部院然未聞一人有以爲言者

[illegible]

程子謂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槖故也按宋史故相薛居正子惟吉死孫安上不肖其母柴有詔毋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惟吉婦柴無子盡畜其貨産及書籍將改適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而柴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按問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

西京而幷得敏中質宅之狀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情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中慚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極力詆之敏中讀制泣下據此敏中盡買未嘗求婚柴氏柴氏王齊賢誣之齊賢亡責矣以彼故相身死未幾子喪孫不肖一失行婦人憑執據貲將盡蕩厥有猶之他族奪此時備位宰相不一扶顛拯弱遏淫稱爲經紀

其家事。乃乘時射利。至違詔勿卹。獨勿念身亦異
特故宰相皆有子孫。亦可醜矣。且一宰相死。併漁
其貲色。至鬨兩宰相於朝。使人主有盡不信宰相
心。得喪孰多也。齊賢亦當世名相。曲歸張氏。程子
度而不言。豈責備之意有在歟。中至此一念弗謹。
遂使平生瑕疵之迹。得以奮筆行詞。詩曰。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其是之謂乎

王欽若本傳。欽若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
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

上欽若採發擢愿

理督未巳民病不勝矣僕將啓蜀之欽若一夕命
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
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於陛下收人心耳
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什）係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
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爲翰林學
士西川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給事
中會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
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
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秦云

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將去欽若已入院遂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塲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家令奴密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持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即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廼言向無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內閣

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翯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一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收翯且死昺又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昺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廼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特執人莫敢言者昔孔子曰善則稱

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善則稱人善在我也過則稱己過在人也過在人而引之以自歸善在我而稱之於人如此讓善故能不爭而怨亡若欽若不然善端發自它人攘以爲出己惡業本出己造推以歸諸人其攘善也非知莫爲善也攘富貴也其推惡也非知不善不當爲直推罪累耳此市井小人之尤何足訾焉

富弼傳弼使契丹契丹欲增幣且曰遺我之辭當曰

朝史新編不能刊正新修

獻。否則曰納。彌力爭之。契丹復使劉六符來。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按中國以歲幣事戎。辭又云納。辱矣。然事止如此。遼史劉六符傳。迺云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迺從之。歲幣稱貢。狄乃好爲嫚詞。以自誇其國。然何以稱信也哉。近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遼國劉六符傳。乃不能刊

正斯繆一仍遼史舊又爲可恨云

狄青破邕州斂賊積屍以爲京觀屍有衣金龍衣又得金龍榴於其旁衆言儂知高死矣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知高敢欺朝廷耶其後知高果不死也晉王濬伐吳吳都督孫歆遣軍出拒大敗濬表上已得孫歆頭初杜預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襲歆於樂鄉伏兵樂鄉城外歆軍之敗還也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至是預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蜀劇賊李順陷劍南兩

史不載孫武守南功

川開右震動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案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然則青譽失知高不敢欺朝廷亦知有孫欺李順事耳

學士雎陽滕甫撰孫威敏征南錄一卷言平南之功皆本孫沔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竊疑焉孫青非實也甫時通判潮州云今按史威[illegible]

無稱一事其可信哉抑或亦勝阿私所好與

夢溪筆談記尹師魯自龍圖謫官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别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以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

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存中以此嘆師魯之所養今按文正公集公所與韓魏公書爲師魯乞墓表記師魯卒時曲折頗不類書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并藥劑以存沒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初相見時都且[illegible][illegible]不

久後寖疾勢漸危。遂中夜詰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首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擔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一兒子。卽就杭。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莊老釋氏齊死

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又細註云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如此而已及爲師魯作河南集序亦畧及之都無死而復甦笑談等事及韓魏公作墓表亦曰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亦未有他事也且師魯被董士廉之誣自知潞州貶崇信軍節副從監均州酒稅得疾乃沿牒而至南陽故文正書謂得洙示詩文字昇疾來鄧豈移官鄧州哉傳言失指固宜矣

形存中輕信傳聞而好語怪故不覺其言之異也

[illegible]烈行怪多僞嘗爲蔡君謨所知與歐陽文忠公共薦于朝及蔡君謨毋死烈徃吊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後爲其妻訟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旣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旣嘗爲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見石林燕語而元人號韅然子拊掌錄亦載此事謂烈爲巾襶轉與二十餘生望

門以手捃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時李遺書匍匐圖予按尹和靖嘗謂伊川之學本於至誠疏通簡易不為矯異或云匍匐以吊喪誦佛經以追薦皆無此事則知當時輕薄者流白眼禮法之士造為不根卽此戲笑已偏歷詆誣非特刻矣至與妻訟則朱子嘗言陳好古行禮其妻厭之而求去蓋遭值不幸孔門出妻何足深訾固無虧於儒行之大也

韓魏公為歐陽公墓誌銘稱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

而唐韓愈出愈之後文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欲
相薄莫適高下蘇文忠序六一居士集則云自漢
以來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
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尊韓愈孟子以達于孔子二公推崇歐公以公
配韓愈則同而一止遡其源于子長一乃極其流
于孔子二蘇以文人相推其致宜然而忠獻論確
矣
歐陽文忠公內制集自序謂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

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果可謂之文章者與吁感慨深矣然公今集中猶載道場齋文道場功德疏右語道場青詞道場啓詞種種諸不一而足豈公不能不爲之又不欲爲而發藥於斯耶抑公獨能以周公孔子之道易老子浮屠之說其祈禳秘祝也一本於道德性命者耶

劉敞原父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遂以爲第二。二虞[illegible]

廷試天子臨軒人臣何嫌可遠耶蔡京與蔡襄同郡晚出欲附名閥自謂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甚至可笑有如此

李淑與宋郊同官翰林懼其軋已因潛奏郊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交也宋郊爲不祥仁宗雖不惡郊迄今郊改名是爲其說尚行也孫沔知杭州州有富人許明父禱于水仙大王廟而生故幼名大王兒沔[illegible]其所蓄名畫不予因按以爲僭王

配之。如沔所爲欲加之罪者。然亦見當時多諱矣。戰國時趙迺有苦成。帝魏曹冏字元首。乃宗室子。南史民間子乃有名皇太子者。聞於朝。初未嘗罪也。徽宗政和八年。有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請禁中外以聖爲名字者。給事中趙野又請禁天子併君王字。悉革正之。又有浮梁丞陸元佐上書言選人係大明陳不顯。謹按大明文王之德不顯文王之謨。皆取王者之實以爲名。請悉令改正之。夫天道也。聖德也。文王聖也。豈天子所顓而后稷君

錄天子亦以自命其臣下矣且漢武帝世有光祿大夫吾丘壽王昭帝世有太史令張壽王哀帝世有大鴻臚馮野王有北海相平丘秦周字平王北史段孝言傳客有宋孝王楊愔傳小字秦王彼皆腹心大臣或肺腑至戚乃至以人臣所不可當之號朝夕人主之前而俠然上下相安不以爲異也世之質實鮮忌諱如此矣徽宗禁天下稱聖稱天稱君王欲斂以自爲尊而昏德公之封則所謂聖與天與君王安在是亦不可以鑒乎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謂濂溪之學。出於壽巖禪師者。此類耶。然濂溪他日歸老九江。嘗於歸宗寺。結青林社。以與眞淨文禪師者游。若以踵夫白蓮之故者。而又名寺左之

溪曰鸞為溪。擬虎溪其事為佛者所盛傳。皆謊耶。掷道大德宏。無不可耶。攻先生嘗題太顛堂詩有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觀其絕退之之嚴。例其他皆誣決然也

鶴林玉露謂王荊公初年氣高。不可一世士。而心獨慕周茂叔。嘗三及門徃候之而辭焉。荊公恚然曰吾不可求之六經耶。蓋自此不復請矣。予謂以彼荊公之材。值其未壞。其刻意向道。未有可遽絕之

處候人豈易然

理。而茂叔儒者。其胸次寬厚。亦不宜遽有深絕之人以夷之墨者。再而孟子見之三而不見荆公豈非茂叔之過哉。及考邢恕叙明道先生事。乃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始徵荆公於茂叔深矣。羅所傳謬也

王荆公急行新法。一時賢人君子舊臣宿老皆出力與之爭。而公亦佹之力獨呂惠卿以為不可不行故公首薦之。元祐初。司馬温公入相急改新法而

顧役一事。一時賢人君子如蘇文忠范忠宣皆以爲可毋變公不爲動蔡京知開封府獨依公五日之限盡改畿縣顧役之法公以是大悅之二公皆君子平生不悅聲色不愛官爵同而柔曼之情脂韋之態二公者乃皆浸漬入之而不自覺。末幾而卒皆爲所賣。昔堯之治而曰難壬人孔子告顏淵爲邦而必曰遠佞人吁豈易然哉

人各有蔽雖大儒君子不免夫焉道之不絕而亡耻三尺豎子能言之而王荆公有取焉司馬温公深

鄙馮道而阿好楊雄獨不知二公當楊雄馮道時亦肯為楊雄馮道否此其所蔽也

王介甫有明妃曲二首。溫公和焉。今具二家集中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此荊公之詞也云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悟人主。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

安石乃以孔子議其兒

頭蕭太傅被讒仰藥吏無疑此温公之辭也書曰詩言志觀於此二詞二公之志何如哉

王安石子雱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謂司馬歐陽公輩何有著新經著學說倏然欲做大賢上事乃安以孔子議其兒可笑也

兩人姓寓風刺

馮京父商考

蘇東坡集中。咏王莽董卓撝紀年。不詳其何時作。大抵王荆公罷相歸金陵。吕吉甫發其毋使齊年知毋使上知書時也。故前一章言莽不識經綸紛紛妄作。以譏介甫。後一章。以吕布比吉甫。言其反覆皆取兩人同姓。寓風刺也

鶴林玉露載馮京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為買妾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迺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倍償。遂惻然不忍犯。還

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按世傳京父名商據此乃商非名商也而近時楊升菴謂氏族言行錄載京父名式任某官京生而俊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則京父不但不名商

亦不爲商也。嘗小非必有遷妾之事。皇朝類苑

氏日抄。古今紀要略同。而宋史新編又載京嘗過

外兄宋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妻。亟請而嫁之。則

京寔嘗從吏外兄。爲同年妻請嫁其妾。亦盛德事。

然不在京父矣

老韶慶元人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

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用之。因致豐饒

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貲遣之往臨安置妾。既

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

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塟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討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子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遂生韶。見宋史與鶴林玉露記馮京父正類。而馮事幻。予甞辨之矣。宋惟溫國荆國兩公嘗還妾。

然皆儒者且相亦何有而袁文簪筆小吏可不謂難巳哉惜史尚不能舉其名也然既有子亦託以傳矣此女之父官二千石歿而不能返其喪與其家若無他者可不謂清貧乎爾官不能恤一小吏恤之何也

淞存中筆談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翁有一女子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而鄰翁巳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瞽仍以傭耕之家不敢姻

士夫廷式堅不可奪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袁其有美行故爲潤略其後廷式管勾江西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陳無已業談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而行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目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目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則丞相汲公也又程氏外書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紉議毋黨之女登

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按二人皆娶瞽女於登第之後，令人知恭叔事耳。然尹和靖嘗謂伊川謫涪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後伊川歸洛，和靖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娼，可乎。事傳於和靖，必不誣。如此則隱微之行，周蓋媿二人矣。

劉元城先生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毋勉使爲之，廼供

三公不欲虛受人官職

職。鄒公浩除諫官恐遺親憂欲固辭。毋曰兒能報國。吾何憂。遂就職。唐璘寧宗時。拜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恐避不敢詣闕。毋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毋曰。汝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入就職。諫官御史職雄地峻。人以爲顯身榮親耳。三公顧覆爲其親憂。三公不欲虛受人官職矣。後元城供職未幾。即論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論章惇十九章。惇必欲殺之。春循梅

新葛寶雷化八州歷其七。鄒公諫廢皇后孟氏得

編管。璘既就職首論韓侂胄姦行簡

諫當論天下第一事

杜華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故
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敢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
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上疏乞禁銷金
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爲禁罰糖獅子。乞省士
大夫宴會。逐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
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天下事第幾等耶。朱
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

司馬公無後

斷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成事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迺能論天下第一等事也

他書言司馬光卒無後時人以公盛德諱言之今按宋史本傳公一子康邵伯溫傳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則

公後幸有一孤孫。且見成立矣。范冲傳。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以公族曾孫宗召主公祠。豈公死。康亡幾亦死。子植又死無後。兄旦之孫曾又亡可繼嗣者。故特取公之族曾孫奉公祀耶。忠義傳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蓋又公族曾孫宗之自出耳。洪容齋則又謂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其賢如公。康之子植復

頴昌先後兩觀此盛事

貲如康植丞亡而公之世遂絕
鄒浩爲頴昌教授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當時志完爲教授儗於祭酒司業故見潤畧於翰林學士予按　本朝成化初嘗以上元燈火詩讃令翰林諸臣擬進時章懋黃仲昭爲編修莊㫤爲檢討曰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因上疏諫被謫然則雖翰林學士亦不當爲也志完

石佛自定不復有光

錄云宋祁蘇軾諸公往往撰進教坊致語以為翰林院學士為之而實非也又按吳氏能改齋漫錄云蘭堂中初任穎川教授時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為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喜遂薦諸朝

何頻昌先後亡幾時兩堵此盛事

程大中公知漢州事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明道先生調鄠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

程氏語納拜之礼不可容易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前政莫能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奏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

[illegible]正猶欲其

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廼是呂涇野釋云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呂太尉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覘之道且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多不知。正叔嘆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

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材亦何可掩余謂惠卿方由荆公之門故過程氏之里而不入其室亦云足怪然其行道乃更閔然豈其屏騶約從不敢過爲薰灼如傅陵豪族之過李公輔耶夫以惠卿之惡而正叔猶不欲掩其材斯所謂憎而知其善者也

淮陰義婦托神[illegible][illegible]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爲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私焉于是僕其姦而除

服謀爲婚。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爲之感泣許而嫁之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時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郎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所爲也巳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一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於淮已而自投焉故謂之義婦。

又比神烈婦有美色夫爲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地名比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衾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爲己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迫之勢甚急遂取其嬰兒縛至胸前毋子號呼赴淮而死惜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比神故號比神烈婦兩婦見徐節孝集然淮陰之義何如比神之烈也婦止此一身事其夫耳若夫死復更事人夫恩事之與事夫之讐曷異尚足稱義乎魏蔣濟萬機論云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遂嫁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得覓死否答云文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絶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

按將邇虔設此論以擬事變而淮陰婦事乃暗與之合或世亦傳會爲之而節孝偶有取焉然蔣之論確矣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其見偶合茲爲拈出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

衍斷孝己求案劝公議論古人一事

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爲儉。以求合於縉
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
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爲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
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
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
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善所驅者。有爲惡
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爲善所驅
方始見胸中有所立。按此兩論最精微。儒者制行
以己合滲流俗。雖忠信廉潔。而不免爲鄉愿奚取

裁武元衡當作儒衡。元衡弟。楊紹當作鄭餘慶。見舊唐書

崇寧四年。鮑耀卿言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取。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今悉紬之。宜禁止。詔可。按此數語。皆爛熟時套。豎儒顚頗中常談。猶切用爲時忌。不知當年士子所荅策云何。其試而列上第者何也。五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

市北珠事具宋史不甚顯而關係甚大

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哉與災同。制治于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吁至是又禁及聖經。諱及嫌字矣

梁適傳。適孫子美。崇寧間。任河北都轉運。傾漕計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通顯。按子美當時亦啚一巳通顯。豈虞禍兩國哉。然遼亡而

龜山此言平日得力處在此失足處亦在此

宋因之則其禍又不止兩國矣事具宋史宋不甚詳而所關繫甚大故著之

楊龜山嘗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它日失足處亦在此唯顏子渾然天成孟子已露圭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顏子若合下便學它渾然天成則模稜糊塗矣一鄉皆稱善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

識者近復所信者心奚卹

石工愚智十里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吉今毀公隧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殪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李太伯進孟子於孔子

蔡嶷者開封人以諸生試第一揣蔡京且復用遂倡言紹述擢第一蔡嶷就一意附京敘族屬尊京爲叔父它日京命攸修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京之得以族孫視佃者蔡襄死京無求于佃故也嶷且不敢以族父事京者不欲輩行京之諸子嶷方有求於京故也

太伯上孫寺丞書云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意進孟於孔子且日群聖人尊之至矣集中時引用七篇特多謂李

不喜孟子至於不讀妄也　世遂傳泰伯因不讀孟子義疏不試四科優劣論宋人葉紹翁力辨之以為無足事此年泰伯實不與試

呂祉此論獨公

宋紹興間。張忠獻公為相不主伊洛之學。一時諫官陳公輔輩遂倡言伊川之學惑亂天下請加禁絕而尚書呂祉獨申奏謂程頤之學專宗中庸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慕之遂變巾易服互相汲引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非學之繆乃學者之罪也此論特公祉忠

汪藻無學識樸竹

獻客也

汪藻代張邦昌勸進表云天下屯危方若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何如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又爲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掩飾巧矣及邦昌安置當草制乃云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爲鼠雀偷生之計何一事而先後是非迥絕

邪又嘗挍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浩氣橫秋挫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伯紀遷謫汪爲行詞乃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邪何一人而先後邪正頓殊耶故由邪昌失於先之過諛由伯紀失於後之妄毀蓄藻胸中本不知有張邪昌李伯紀徒隨其人之升沉用舍以爲是非邪正文人無學識操行乃爾

汪藻進修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及本朝亦皆以宰相監總國史按藻此說緣衛宏注漢官儀之誤宏云武帝時令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與太尉御史大夫位三公而丞相特重蓋向上無官矣奉常官屬乃有太史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爲六令丞故司馬遷云嘗陪下大夫之列又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安得武帝時尊重是官若宏所言乎

公史公遷自爲以尊其父其官固太史令耳郡國上計則不妨先上太史重國史也宰相監修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阨藻何得傅會漢事從史本朝誤矣誤矣

汪藻高宗朝上疏歷詆中興諸將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數人者敵人之來曾不能爲朝廷施鏃矢之勞寵極至驕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在古法皆當誅及詔行在赴州又條具時政極論御諸將之言曰示之以法曰

選之以權。曰別之以分。至以履霜堅冰言之。而又論岳飛軍中。多四方遊手。冒名借補官資。支行祿廩。可謂深憂極論矣。或曰藻檜黨。故力抑諸將以崇其權。然其詞嚴而誼正。弗可奪也。一時諸將聞之。當有膽落於温御史矣。天門九重。虎豹守之。然後百獸辟易。而不敢嘷動。予謂當王憂國疑。權在閫外。朝廷之上。此等議論。自不可少史稱浮溪嘗客秦蔡。竟以是敗

曲壯閔爲涇原都統制。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

發喪祭之以文曰烏乎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此事與晉荀道之將殺其從弟同而皆失在於用不在於殺夫用之而不効殺之賊恩勿殺則廢法故君子以爲不如勿用之愈也唐竇軌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昌始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君子之殺人也非得已故法行而人信服夫非法而殺其親於人何有人亦於爾何有李勣將兵

擊高麗。勣欲與其壻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勳官。懷恭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皆具。懷恭乃走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疎放。此或有之。迺止。已賴賊性不可任。伊胥嘗之耶。然迄幸免。爲兩甥者壻蚤見之力矣

宋殺岳飛　金人酌酒慶賀

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漢書甘羅叅傳　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爲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秦檜釋權逞私雖小必用

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爲所在宴樂相慶。仍爲立祠。每出師攻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千城以業敵國。內爲本朝墮黨。外爲賊復讐。策有繆於此者乎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陸游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

黜之張孝祥方弱冠高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秦塤曹冠力攻程氏專門之學考官定塤爲首孝祥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塤次之檜大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檜死得釋一第先後偶然耳檜乃必欲天下士無出已孫右者既顯黜陸游復爲秦怨於王司若孝祥事又極力與天子角勝死而後已推斯心也豈復知身與子孫外有國事可念人才當惜耶檜事此特殄虀耳書

秦檜死怪中國無復有如檜者

之亦見檜平生舞權逞私雖小必用也

宋吳曦謀叛潛以蜀獻于金金章宗賜曦詔云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云云飛見殺於宋宋奸相媢金也金一時大酋固已酌酒相賀至是數世之後猶以之實口招徠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爲戒方秦檜殺飛檜黨羅織飛以爲不容殺也乃顧敵人之情何如哉金貞元二年宋賀正旦使施巨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曰秦檜作何官

万俟卨首希檜旨殺岳飛

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三年正旦來賀正旦使孫道夫陛辭海陵復使敬嗣暉諭之曰秦檜死果否對曰檜實死矣又曰汝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檜生而問其年惟恐其老衰死又問其位惟恐其不用死而惜中國無復有如秦檜者

秦檜死高宗內禪孝宗立孝宗將反檜所爲視諸與檜善皆褫或謫或竄或編管編置紛紛焉万俟卨

憾岳飛首希檜旨殺飛得爲言官遂盡括檜所忌使檜逞所包藏於天下者尚一人也晩登政府位已彌望高宗耄矣檜嘗興議於掄儲之日意資善之且有以擬其後故稍稍爲一二異同以離其跡檜果弗能容罷去嗣天子立一新庶政遂首緣此牽復登三事桑備於懸車之時美溢於蓋棺之後嗟夫何小人之多幸與

秦檜

函關止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圻方休只看璧後新亭策恐作穆中

属國羞。今日牛羊上丘隴。不知丞相更嗔不。此湯誠齋宿牧亭秦太師墳庵作也。人生有死。伊斯旦莽同歸一坵。牛羊何知。正復奚擇。以檜平生薰灼。一朝至此。爲足感人耶。檜墓在建康。近錢塘。姜正郎云。墓上豊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士大夫鄙其爲人。無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壬辰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今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吁是與王蠋在齊。燕兵不敢樵採何遠也。恨其罪浮王敦。猶逋剖棺之慘。奸倖林甫。終逃跽尸之誅。然萬

光此詞有訟朱子於憾王議論問者

年遺臭穢及丘塚亦可悲矣
楊用修丹鉛錄一段譏弾朱子謂於荊公則未臧其已著之罪於東坡則考索其未形之玷且傷朱子之無忠臣乎頃見黃氏日抄嘗回制參黃通判書云垂論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跡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耳考亭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東坡雖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嘆服其文章而已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

一抖擻東坡。則考亭遂一向便發東坡短處。遂有性
可是介甫之說。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
平日議論之正也。則先此固有以訟朱子於蘇王
議論間者。通判名大有。亦蜀人。然黃氏之答之。其
論極公

廖德明爲廣東刑獄提舉。有鄉人爲王簿。德明聞其
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
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若是侈。恥必貪
也。於是追還薦章。仇悉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

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忿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世言惟儉養廉。一公之觀人有以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終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二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閲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金之種類　出生女直

盧瓊東戍見聞録。謂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男務耕耘。婦女以金珠爲飾。依山作寨。爲金完顔氏之遺。其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按金史世紀。兩女直同出于黒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爲勿吉七部之

金國建號取兩義

一後役屬于渤海。契丹盡取渤海。而黑水靺鞨附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因此分兩女直。而生女直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黑水白山是也。金始祖起于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直。若熟女直隸籍契丹。爲契丹熟戸久矣

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而地

里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爲十九路上京路即海右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國建號原取此兩義

金路伯達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還其所獻傅泣請弗許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元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臺奏

褚承亮不[illegible]管[illegible]閒[illegible]

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剌氏弗受曰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虚受廩祿今殁矣受之非其意也卒辭之胡婦人乃能以廉相其夫死而不渝其志可謂賢也巳

褚承亮宣和末進士調易州法曹未及赴而金兵南下斡離不破眞定拘籍境內進士就試承亮匿不出軍中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數徽欽之罪承亮徑詣主文劉長揖而出主文多其誼薦知壽城縣漫應之即棄去金史傳之隱逸試不[illegible]

高汝礪知體

之管寧宋書之陶潛矣

高汝礪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擁迴避上所御凉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予謂昔文王視朝韈係解顧左右無可為結係者斯王臣並賢聖一時也汝礪不進扇宣宗亦遂以此得之君臣之間亦庶幾哉

學者稱為江漢先生

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士而樞就脫復俘籍中欲携之北復輒乘間投水

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以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豈所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者耶

劉靜修言之不置

劉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是時。以孔孟程朱自居者無幾人。其旨必有依寄。及又爲劉仲祥著蠢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托而然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

三公於後世公論何知

營而近道。葆畜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偲偲而言之不置。其殆為許魯齋與

元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辟薦相望。終不起。程鉅夫遺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予謂定翁之不仕元。其趣尚高矣。視彼鉅夫正蘇子卿之罵衛律所謂不忠不孝。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者。乃欲使之踵及

不居臣崇[illegible]如

門才。已愚乎。掷草廬先生與仲谷同里閈。又同姓同時。而出處異。草廬以道學名。仲谷乃止以詩名顯然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哉。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先生之不求用於世。乃所以求不愧於世也與

李庭芝之護宋幼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庭芝之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此。蓋整先降元。位中書右丞。至是已死。廉希憲爲平章政事。整初附時。爲都元帥。詣門求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

中坐令入整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廉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内備酒饌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又錄其居止諸士但言乞歸明日遂言於上得遂其請是夜廉諸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乃却禮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頻笑係天下重輕整雖貴國叛臣也故折辱焉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朝家起

葉李留夢炎優劣

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此輩則儒術且掃地矣。按世祖薄劉整猶富貴之。其待之歷不若李庭芝。庭芝宋忠臣也。固宜徒逢掖諸生爾而康公之禮乃復出於元帥之上。元君臣崇尚如此

世祖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夢炎臣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

那丁兒。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踈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誅桑哥。罷尚書省。拔李與夢炎

昔宋人同事世祖其禮接委任同而賢佞優劣之判劃然不爽於上心者如此可謂明也已矣然桒哥李所薦帝知惡賈似道而不自知有桒哥知嘉葉李之斥似道而不怪葉李之薦桒哥此又睫之在於目也孟頫能因帝之惡似道推之於桒哥度未可言又勗徹里使言與汲長孺之言張湯於大行李息類然李息不言而徹里竟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寄任桒哥如手足及一言而悟棄之如块疣抑勇已哉

希憲君臣問旨言正直

至元七年詔釋京師係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
朝貲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
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
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
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
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
怒曰爾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
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

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在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子燕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設燕。希憲君臣間如此，宜其昌辭正色也。或曰其補著堂判一事何如。諸宰臣相與釋屠贊焉。丁當否。曰：此亦有說。分過可也，分罪不可也。又奕赫抵雅爾丁回回人，遷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

世傑不惑公範

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如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事正與善甫類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與豪張柔聚族黨。結隊伍自保。金以柔為中都留守。行元帥事。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強。勸柔歸正。柔怒斥之。世傑遂來歸。積功至副樞。封越國公。元大將張[illegible]

山金士領袖言之不訂

柔子也。柔既降元。元還其舊職。恒愧世傑。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迄不荅。世遂傳世傑與弘範兄弟。實非兄弟也。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篁墩之詩特失攷矣。

元人歐陽玄送振光歸祖庭詩。小敘云。歐陽公晩乞守洪州表不得請。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南渡以來。宋人多議公此事。洪景盧楊廷秀之賢。亦未

免有此意甚者謂公子孫居潁爲金人所戕遂絶是大不然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擕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襍編一帙申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殲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於歐公極知向慕其言定不誣云

元阿合馬專政內通貨財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

阿合馬所殺。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
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
大銅鎚。誓擊阿合馬。會妖僧高和尚以事逃詐死。
人無知者。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
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
書省。令市齋物。及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發
兵。以是夜會東宮前。偽太子者。以二鼓入建德門。
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
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

其腦立斃繼呼左丞赦禛至殺之阿合馬黨也尚書張九思發其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著挺身請囚事聞世祖命樞密副使蒙羅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未深知其姦詢蒙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僇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擭

著素無怨于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執羽籥。憑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傳浪之鎚。乃又誤中於副車。伍孚衷小鎧於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爲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已塗腦于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憾也已

元烏古孫良楨任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著爲令。蓋至

沿間事也豈前此杖與徒並施之耶。按金史梁肅爲濟南尹。上疏言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自今徒罪人。止拘作。更不決杖。不報。則造端實遼。而遂沿襲於金元夷狄之虐用中國如此

高源事與本朝薛天大類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悉賂權臣阿

合馬。以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共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貫。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與本 朝王振以爨僕之言。釋薛夫子類。

龠書子中篇卷之三十二終